

## 家族聚會

算算祖母也已經過世一年了。

祖母在世時，大家都會到基隆去拜年。祖母會趁大人準備年菜分神時，偷偷從桌底下拿出糖果偷吃。大伯、父親、三叔知道這件事後，偷偷把桌底下的糖換成代糖，免得剝奪祖母唯一的樂趣。糖尿病讓她的末梢神經受損，味覺都遲鈍了。

不只味覺遲鈍，有時我覺得祖母彷彿也想把所有人像糖果緊緊抓牢，可是她所生下的三個兒子，正因為各自的生活困境而逐漸疏遠。儘管在祖母面前三人都顯得感情融洽，不過舉手投足間還是透露出不少陌生。

喪禮之後，父親對於往事更加沉默，偶爾洩漏的話語中，基隆變成一張鬆鬆垮垮且失焦的大佈景，風一吹現實的貧瘠就會顯現。大家漸行漸遠，不是心中有所芥蒂，起因很簡單——我們沒有共同的話題可聊，共同的目的聚在一塊。

只有祖母吃糖的動作常常在我腦中浮現，其他彷彿都隨著遺體火化了。

以往跟親戚的相處過往，正一點一滴流逝。

今天所有人要再一次參與法事。之前一年祖母有獨立的牌位，這次的法事是要讓祖母變成歷代祖先的重要儀式，不論男女都會供奉在同一座牌位。

一大早父親小心翼翼地將祖母的牌位拿下，仔仔細細擦拭一遍後，用紅布包起來，放到神龕的最下面。再拿出另一座全新的神主牌，但上面沒有祖母的名字。上面寫著：堂上林姓歷代考妣之神位。

但我記得祖母姓蘇。

我跟妹妹期待另一件事，那就是二堂哥的小孩。

二堂哥結婚時，祖母便開始期待曾孫的到來。昏迷前的過年還把他們夫妻叫到面前，不斷催促要快點生小孩，男的女的都沒關係。祖母一邊說，一邊摸了我跟妹妹的頭，親戚中我們最受寵。祖母的確沒有重男輕女，催促完，又從桌底下拿出糖果給我們兄妹吃。

不過祖母最後還是沒能抱到曾孫。祖母在小姪子出生的前幾個月病逝，彷彿兩條拋物線正要有交集時，正巧擦身過去，各自往最遠處延伸。

樓下門鈴響了，我打開門等人。腳步聲從下往上一連串蔓延。來的是大伯、伯母、姨婆及二堂哥一家，坐定後。開頭是眾人的互相寒暄。

快下雨了？難怪今天早上就感覺眼睛不太舒服，不停地流眼淚。鼻子也是，到現在大概用了快一包衛生紙了。因為眼淚的關係，所有人的身形模模糊糊，彷彿溶在水中，連聲音也陌生起來。

一陣沉默後，所有人轉頭注視二堂嫂及她懷中的小姪子。驚嘆聲此起彼落：「好可愛喔！」、「嘴巴在動呢，他要吃東西嗎？」、「手動了！手動了！」我湊過去，發現二堂嫂的懷中空無一物。

我悄悄揩去留在眼角的淚水，重看一次。沒有，還是沒有東西。眼神失焦，剛才撤退的淚水又佔據眼眶。

去年辦喪事時，二堂嫂已經懷孕了，人在高雄，家族的人幾經考慮，決定讓她在高雄好好靜養，等小孩生出來再說。

山上的殯儀館飄著細雨，我蹲在角落不停流眼淚，不知原因是過敏還是祖母的死。大人們的討論聲忽高忽低，一切顯得虛無且不真實。站起身，我走近棺木想看看祖母的遺容。棺木的上面有幾滴雨水，冰冷地刺痛我的手指，微微彎腰，我見到裡頭只有暗黃色的布，沒看到祖母。我吃了一驚，走到母親身旁，嘶聲問說：「阿嬤還沒放進去嗎？」

「不要開玩笑，阿嬤已經躺在裡面。都高中了，怎麼還開這種玩笑！」母親含著愠怒，低聲道。

「真的沒看到啊！」我的聲音混合在雨中，四處飄蕩。

「不要說了！大家都很傷心。」母親的怒容開始鬆動，被哀戚佔據。一陣風，雨水打在她的臉上。

我又回到棺木前盯著裡頭。趁大人不注意時，我偷偷推了棺木一下，沉甸甸推不動。我著魔似的四處遊蕩，在夜中，在野狗不時嘶吼的公墓裡，碎碎細雨在頭髮上凝結，滴落在單薄的外套上，順勢而下，掉入土中。

當大家焦急地正要出去找我時，看見我淋成落湯雞，站在家屬祭祀處旁的路燈下，清楚記得，在淚水跟雨水交錯影響下，所有人的身影都模糊不清，彷彿……

隨時都會融化殆盡。

現在也是，我分不清楚誰是誰，所有人都融在一塊了。

之後我再也沒有見到祖母，抬棺時我還偷偷注意工人的臉，個個漲紅，吃力地把棺木抬到車上。難道他們不覺得很輕？我想這樣吶喊：裡面根本沒有放人！看見棺木上烏黑漆亮的釘子，我想撬開。我想再確認一次。

祖母根本不在裡面。

喪禮後，每當我問起祖母的過往，印象她總是笑呵呵地從桌裡拿出糖果，是過去的回憶太苦澀，需要糖果的甜中和？小時候坐在祖母身旁，頭趴在祖母的腿上，不經意聽到祖母夢囈似說出幾句古老方言，又像是流傳已久的歌謠。祖母是台有時效的放映機，裡面原本精密咬合的齒輪已經鏽蝕斑斑，歌謠以外，多半是齒輪互相扞格的喀喀聲。

爲甚麼我看不見死去的祖母跟剛出生的小姪子？難道我一直都是局外人。我刻意跟大家有段距離，爲了不讓他們發現異狀。我跟著笑：「很可愛啊，嘴巴嘟起來了呢！」

大伯語帶興奮，對我說：「你要抱抱看嗎？」

「不……不用了，萬一小孩沒抱好摔到地上就……」

「沒關係啦，小心一點就好了。」大伯轉身，從二堂嫂那裡接過小孩。我用力眨眨眼睛，大伯懷中仍是空無一物。

我急忙後退，不停揮舞雙手阻止。大伯還是把雙臂伸到我面前，「不會很重啦，現在已經幾個月大。剛出生時脖子是軟的，你想抱還不行呢！」

顫著手，裝模作樣接過小孩，雙手的確感受到重量跟搖動。吞了吞口水，姿勢慢慢改變成平常抱小孩的姿勢。一旁的家人看著我的舉動，臉色越來越難看。當我發覺不對時，手中的重量迅速滑落，身旁的大伯立刻彎身，做手勢，露出驚駭的表情。

父親走過來，斥罵：「怎麼把小孩頭下腳上的抱著？要不是大伯眼明手快，小孩早就死掉了。你都是這樣，阿嬤過身時，你也心不在焉，還跑到外面去淋雨就算了，還一直說看不到阿嬤！現在怎麼搞的，差點鬧出人命！」

我鼻子紅紅的，所有人又浸潤在淚水之中，過敏又發起來了吧？

\* \* \*

法師不久來了，穿著一件短衫，跟大家打過招呼後，把公事包打開，從裡面拿出道袍跟法器。大家都雙手合什，跪下，朝向我們家的神龕，閉目。咒文與刺耳的法鈴聲在客廳裡衝撞，忽遠忽近，從牆壁反彈回來又直刺耳膜。

聲音突然消失，我偷偷睜開眼睛，瞥見牆上的時鐘停止，難道時間停格？除了法師外，所有人的肚子有一條白色的線跑出來，全都連接到神桌上的牌位。我低頭看著自己的肚子，同樣有白色的線。我偷偷碰觸它，發現溫暖且富有彈性，彷彿是肉做的。

那是臍帶？

二堂嫂的雙手姿勢依舊，兩隻手環抱出的範圍，浮現出小嬰兒的樣子。淡藍色的衣服，露出小小的頭，四肢正不停擺動，嘴巴微微翕動，眼睛眯成一條縫。他的肚子也有白色的線，好可愛，我為剛剛的驚險捏把冷汗。

唸咒聲再度響起，所有人的臍帶應聲斷裂，我還是看得見小姪子。

接下來，情況大大改變。

除了我，所有人的臉逐漸崩壞，起先是頭髮隨風飄逝，再來是眼眶中的眼珠融化向下流動、臉頰向內凹陷露出牙齒、脖子的肉也漸漸腐蝕、白骨露出、接著成爲一團沙。大家都只剩下骨架擺著姿勢。時間流動了？不但流動，流速還加快了？

我沒有任何異狀，小姪子也是。不久聽到喀一聲，小姪子的生長速度加快，幼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、化成沙。我還是沒有任何動靜，只能靜觀一切。

落在地上的塵沙往低窪處流去，匯聚。堆積成堆，逐漸透明，變成了水，並且往旁邊蔓延，往四周流去。所有跪立的骨架一碰到水就融化，水的體積逐漸擴大，最後蔓延了整個客廳。我像是汪洋中的石柱，看著水四處流動、形成波紋。大約到了我的腰部，水沾濕我的衣服，整個客廳只有我和法師，所有人都融化在水中。牌位這時倒了下來，在水中漂浮，漫無目的。

爲甚麼我跟別人不一樣？

法鈴聲慢慢消逝，最後猛力一搖，發出淒厲的聲音，法師聲音高亢：「好！結束！」所有人都睜開眼睛，解除咒語。大家的容貌恢復，彷彿經過一場沉睡，惺忪地睜開眼睛，揉了揉發疼膝蓋。我終於可以看清楚小姪子的樣子，他不再透明。

客廳的時鐘重新轉動，有了時差，父親發現異狀，碎語：「果然是路邊攤的貨色，真容易故障！兒子你去把時鐘調好。」當我調整時鐘，發出的喀喀聲像是時間對我的訕笑。

我拿起衛生紙，偷偷拭去在臉上氾濫的淚水。

結束後，父親說道：「也快到午餐時間了，大家把東西都帶好，我已經訂了餐廳。法師，你也跟我們去吃吧！」

二堂哥小聲說道：「動作輕一點，他睡著了。」小姪子的雙眼微閉，彷彿沉睡許久，剛剛的法事對他毫無影響。

我這時覺得口乾舌燥，獨自一人到飲水機旁倒水。三叔三嬸則走到神龕前，看著剛新立的牌位，喃喃自語。父親母親則動作輕微地收拾家裡的東西，並且再次提醒大家要把東西帶好。伯父伯母拿起外套，輕輕拉開紗門，走到陽台前看天氣如何。

我發覺口袋鼓鼓的，拿出來，發現是一顆糖果。

\*\*\*

十幾人浩浩蕩蕩地離開家，外面的天氣陰沉，烏雲不斷互相推擠，厚重帶了點凝滯。「可能要落雨！記得帶傘！」母親再次細心提醒。雨？我想起去年夜晚的基隆，那場永無止盡的綿綿細雨。街上沒有多少人，我們曾經有著同樣羈絆的人正在移動，不久就要四散了。

潮水一來，海灘上的沙子就會漂流到遠方。

走到餐廳，大家分別坐下，我坐在伯父旁邊，可能年紀關係伯父吃不多，只是不斷幫我夾菜，不一會兒我的碗就滿滿是菜。我低頭吃著，不時應付親戚突如其來的關切。「今年考大學？」、「對啊！」、「有準備嗎？」、「呵呵！算有吧！」、

「你這麼用功！可以啦！」

我則想著其他事，這是我們家最後一次聚會了，今早親耳聽到父親這麼說。法事結束後，大伯一家就要搬到高雄。對於小姪子說，是在另一個地方生根。

我看著在母親懷抱中睡著的他，他的皮膚偏白，在溫暖的南部與熱情的太陽下，應該會曬出更健康的膚色吧？他父親，我二堂哥，將用軍人的方式鍛鍊他吧？我替他預想未來好幾遍，但人生的草稿就是生命的本身。

飯局接近尾聲，我提議說祖母的往事。大伯說了一個他在颱風天偷跑去，祖母在山裡尋找他的故事。父親原先拼命拒絕，在大家的催促下，最後說出在他半夜起來時，祖母正偷偷把從外地撿來的甘蔗整理好。三叔說祖母第一次拍照時居然用手把臉遮住。

伯母提到祖父昏迷時，祖母一個人從基隆坐車到花蓮，細心照顧在那裡泡溫泉而腦溢血的祖父。一提到祖父，我的腦中總是浮現每年清明掃墓時，骨灰罈上的照片。

這時大家眼神迷離，或是泛紅。我們的世界正在溶縮、脹大或扭曲著。我感受到某種邊線正在模糊、淡然。我這時明白，剛才的法事是只讓我看見生者的種種。我們不是藉由法器、咒語接近死者，而是這種追憶式的談話，逐漸逼近。

我心中湧起一股情緒，如遠處傳來的綿密波浪，不斷打擊著礁石並激出壯麗的浪花。我看見某個空下來的席位，祖母的形體顯現，是水淋淋流動的形體，逐漸被泡沫充塞。我們其實都是水，只是在某些時間變換著不同的型態，永劫回歸。

我輕吁口氣，不論生者或死者，都在同一空間。祖母的往事說完後，大家向上追溯，祖先們都來了，彎下身是我們耳中低喃，觀察流著他們血液的子孫，是如何塑造關於它們過去的種種。

時間的罅隙越來越大，最後所有人都掉入其中。既無過去、也無現在、更遑論未來，最後大家都不再說話，各自掉入回憶，喚起每個人記憶中的祖母。祖母想必擁有不同的印象，即使顯像的是同一張臉、相同數目的皺紋、微笑露出的牙齒排列相同、動作相同、脾氣相同。但我的祖母只在我的記憶中活著。

現在我才有了參與感，替記憶中的祖母刻劃形體，讓她安躺在空白的棺木中。

我凝視小姪子，長大後，他也要建構曾祖母的形象吧？會是甚麼？大伯嘴裡勇敢的祖母？三叔害羞、安靜的祖母？或父親印象中，在年輕時跟祖父扛下一切債務的精悍性格？

「拍照吧！」母親拿出相機，催促大家站好位置。大家面對相機，我低頭擦拭淚水、擤鼻子。

母親按下快門，喀嚓！刺眼的白。

桌上的菜吃完，大家紛紛離席，互相告別。過敏的症狀加重，大概是下雨了。跟其他人告別後，我們一家四口走出餐廳。

雨開始下了，一落地就四處飛散，細微的聲響在我腦中不斷重複。目光所及，景色正在反光或模糊不清。我的鼻子濕濕紅紅，雨天獨特的土味肆意攻佔記憶。我見到雨一陣陣下著，隨著風的擺動起伏。漸漸濡濕外面裝飾的石膏像，雨水匯聚在石膏像的眼眶，沿著臉頰流下，好像流著眼淚。落地時為柏油路鋪上一條毯子，發出幽幽閃閃的亮光。

發光的地似乎反射什麼，我想仔細看，但只是一片模糊。